

曾靖侯 题字本《万有文库》

□彭伟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商务印书馆编印综合性丛书《万有文库》,约有4000册。论内容,《万有文库》是古今中外,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政治等,无所不有;论版本,《万有文库》均为平装小字本,又多是重印本,十分普遍。

不过书籍版本再普通,一有藏印题字,往往也很有趣。早在20年前,我便在家乡的旧书店见过十多本零册《万有文库》。那些书又旧又脏,有些封面上还有水渍、泥迹。吴老板一分不让,索价八十五元。数年后,去上海淘书,古籍书店里《万有文库》零册才一元一本。买卖旧书,常说“你一狠,我一省”。那日面对吴老板,我未能一省,因为每册书中都有如皋中学藏书印。五六种藏书印,见证如皋中学于民国时期数次更名的历史。又有钱锺书研究《宋诗纪事》,居然选择《万有文库》本,进行亲笔批校注释。有了钱锺书先生的手泽,《万有文库·宋诗纪事》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钱锺书的批校本,自然难寻。不过题字本《万有文库》,时有流入书市。酷暑难耐,我宅家上网,无意间见到一套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属《万有文库》丛书。有趣的是,书商将此书拆开,一册一册定价,便宜的18元,贵的30元,其余或20元、25元。一眼望去,封面还是蓝色,不是红色,估计还是《万有文库》中的重印本,真无收藏价值。倒是见到第18册、24册、30册等书上各有毛笔题字:

此册从高祖兴唐至第二十三册,皆载全唐而渐入衰败之局;此册从唐穆宗起至第二十八册,分载由腐朽而至没落,终成残唐五代之局;此册从刘裕篡晋至第十七册,分载六朝及隋炀各代兴亡之局……

这些评论都是总结性的,缺乏精彩的个人见解。但是那些字,书法尚佳,师法钟繇,又融入魏碑扁斜的写法,字体古朴典雅。冲着书法,我选出其中五册,悉数购入,共计118元。书到手后,我又认真翻阅,尽管书中内页的题字很少,但在第一册的封面及内页上,钤有同一方印朱文印:曾靖。钤印上方题字:一凡二十八册。字迹与其余四册,出自一人之手。“一”即“侯”,曾靖侯是谁呢?查阅陈君葆《水云楼诗草》《陈君葆全集》等书文获悉,陈君葆(1898—1982年),广东香山人,香港知名学者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宗教哲学家、政治活动家。诗文集中陈先生的密友“清漪老人”“靖老”正是:曾靖侯先生(1886—1966年),又称循陔老人,又名曾静侯,广东三水人。1909年在香港任见习律师,1911年任香港四邑轮船有限公司翻译、经理,1941年创办月华金属制品厂。1949年后,他积极支援祖国建设,将制品厂迁回大陆,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、香港爱国团体香港华人革新协会副主席,著有《西行纪程杂述》。他不仅是实业家,还是书画家,工诗书画。香港名人罗文锦曾向他求字。
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购自广州,题字者当是那位多才多艺的曾老。

近日夜雨频多。俗谚有云“谷雨阴沉沉,立夏雨淋淋”,信然也。然阴雨天气里,人总是易于生出百无聊赖的情绪,不能振奋地去做一点正经事,只想躲在方丈之庵听雨吃茶。尤其是在“后三十年睡不着”的夜半时,雨声清冷,茶烟氤氲,间可使人暂忘如露将消之年。故沈复的“夜半雨声听煮茶”,大抵符合我的晚景。但有人说此句乃《浮生六记》的管贻蔚题词,“雨声”原作“涛声”,我即翻书去作核对,乃知其言甚是。不过,人一上点年纪,是总有误记乃至失记的,连博闻强识者且不能

免,何况鄙陋如不佞乎?记得炼师娘有《咏冬夜馄饨担》诗云:“风寒酒渴人如梦,街静灯疏夜未央。何处柝声敲永巷,一肩烟火踏清霜。”董桥才七十耳,便说“全诗我找不到也记不得了”,见其《另一种念人忆事》。

但作家的失记或误记,有时可以文章手段视之,未必是实在的,学者则不然。三十年前,弢翁的家书云:“我藏书中有数种皆铭心绝品,列入甲等无愧色……元本《复古篇》,吴氏师古斋刻。《复古篇》或以此为最古,未闻有宋本。”然其之前题识则云“《复古篇》二卷,宋张

有撰,元至正六年吴志淳好古斋刻本。……旧藏杨氏海源阁,劫后流入天津某茶叶铺中,初见时索值奇昂,荏苒数年,遂无人问鼎。甲戌十一月藻玉堂书估王子霖携以示余,因以重价收之,惜纸经染色,触手即破,乃命工重装,围以素纸,居然面目一新,可便观览,书之寿命亦得延长,固无慊于损旧装矣”,知家书的“师古斋”应为“好古斋”之讹。家书乃其病歿前一年写,年逾九十,有所误记,乃不幸而“天被之疾,好学而苦眩,稍加以忧思,则往往昏聩不知所记”也。每见及此,为之恻然。

老年

□闫笑

灯下读钱

《顾廷龙日记》中的钱锺书(十四)

□钱之後

1949年初开始,钱家人从各地陆续聚到上海辣斐德路租处,房子不够住,钱锺书一家三口就搬到蒲石路蒲园了。钱锺书称蒲园的房子为“且住楼”。从取名中,约略可见他去留不定的矛盾心态,他似乎已预料到在上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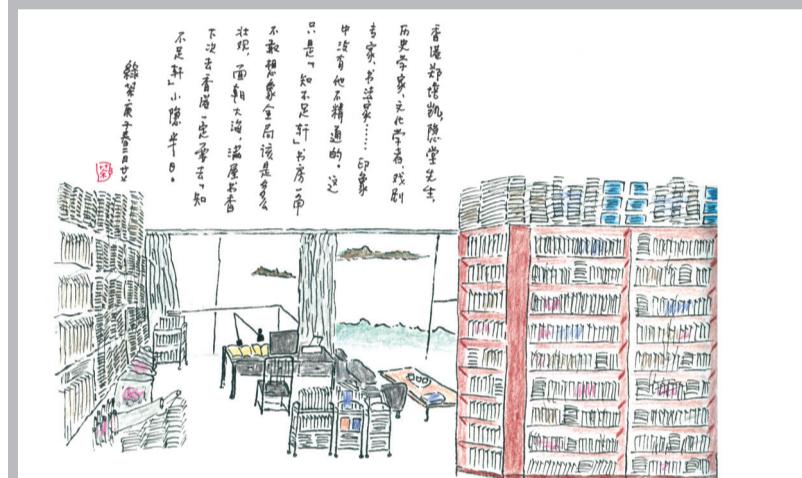
内战的硝烟没有影响钱锺书忙碌充实的生活。是年初,他除继续在中央图书馆工作(《书林季刊》1948年9月停刊),担任合众图书馆顾问,在暨南大学做兼职教授(1949年6月止),大约在1949年前后,又成了英国文化委员会(British Council in China)《英国文化丛书》的编辑委员。杨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仍教两三门课,女儿已病愈上学,家中雇有阿姨。杨绛说,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轻松。

钱锺书有空仍去“合众”。合众图书馆为数不多的馆员之一沈燮元回忆:

钱锺书先生当时住在蒲石路的蒲园,和合众相距不远,因此常来看书。合众当时大门不开,由后门出入,装有门铃。门铃响了,每次开门不是保姆,便是顾老自己开。有一次,保姆和顾老都不在,铃响了,由我去开,一看是锺书先生(因钱先生经常来,虽未接谈,但知道他是钱锺书)。因顾老不在家,只好由我接待。他问我“尊姓大名”,我据实以对。后来他又听出我讲话有无锡口音,索性用无锡话来和我谈话。谈话中,得悉我是无锡国专毕业的,他听后特别兴奋(因为锺书先生的尊人子泉先生曾在国专教过书),又问我有哪些老师。我告诉他有朱东润先生,讲中国文学批评史,我说朱先生跟吴稚晖先生去过英国,曾在伦敦西南学院肄业,同时又谈到了他的叔叔孙卿先生,谈话一下子从平淡无奇转入了热烈的高潮,他称我为“密斯脱沈”,最后主动把他的地址给了我,嘱我有空可以去看他。但天下事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圆满,蒲园我曾去过一次,但钱锺书、杨绛先生两位都不在家。否则的话,还有许多值得记载的东西记下来。(沈燮元《〈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事录〉跋》)

1949年4月23日,解放军占领南京,震惊中外。一个月后,5月26日晚,钱锺书一家在蒲园等待上海解放。夜里,天气阴沉,下着小雨。外面的枪声整夜不断,他们一家三口卧在三楼的地板上,躲避着随时可能打进的流弹。5月27日凌晨,远处传来号角声,上海解放了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郑培凯



知不足轩 这只是“知不足轩”书房一角,不敢想象全貌该有多么壮观。面朝大海,满屋书香,下次去香港一定要去“知不足轩”小隐半日!



新书快递

借势:武术之秘

沈诚著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本书用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情仇,图文并茂地揭示了武术真实不虚的原理,鲜见地融武术理法与武侠精神于一体,堪称武坛惊喜之作。前以故事引发读者兴趣,后以课堂详述技法原理。本书构思巧妙,文笔精湛,是不可多得的武术硬核科普作品。

波斯锦与锁子甲: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

韩香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萨珊波斯与中国作为丝绸之路东西两大文明策源地,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。本书利用多语种文献以及中西方考古文物资料,着重探讨了萨珊波斯与中国的互动关系,以及双方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存在的转译与适应等问题。所涉及的内容小到物品、物种等的交换与交流,大到技术、思想等方面相互影响,力图修补中外文明交

花朵小史

[英]卡西亚·波比著 杨春丽译

文汇出版社

作者以长长的“花茎”般的思维触角,穿越古希腊神话、维多利亚园艺时代、中世纪、文艺复兴时期花卉艺术到近现代园林小径,探索四季16种花在人类文明中的崛起与衰败、传情与表意、演绎与更迭。

我们的普世文明

[英]V.S. 奈保尔著 马维达、翟鹏霄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这本书汇集作家V.S. 奈保尔极为重要的二十篇游记及纪实作品,始于1962年的印度归乡之旅,终于1991年的拉美革命调查。奈保尔以脚步丈量世界的参差,在三十年间跨越四大洲,从第三世界角落走到帝国主义中心,铭刻战后世界的分裂和血泪,剖析不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困境。